

美国中东新战略及中东核问题

奥巴马政府中东战略中的伊朗政策调整

李 荣

摘 要: 2009年1月20日巴拉克·奥巴马出任美国新一任总统后,为摆脱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困境,巩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领导地位,对于前任乔治·W·布什政府的伊朗政策进行了调整。鉴于之前美国一味打压伊朗的政策收效甚微,奥巴马政府更加倾向于使用外交手段来处理伊朗问题。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奥巴马政府的伊朗外交处于“有进展、难突破”的状态。本文试就奥巴马政府中东战略中的伊朗政策调整进行分析。

关键词: 奥巴马政府; 中东战略; 伊朗政策; 美国中东政策; 伊朗核问题

作者简介: 李荣,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81)。

文章编号: 1673-5161(2009)03-0039-07

中图分类号: D371

文献标识码: A

为尽快摆脱战略困境,修复国际形象,巩固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奥巴马总统上任后,积极调整对外政策,他以“接触、对话、合作、协调”的外交新思维着手处理美国面临的重大国际难题。其中包括对伊朗的政策调整。对奥巴马而言,能否处理好伊朗问题不仅关系到美国新一届政府在大中东地区政策的顺利实施,而且也涉及到奥巴马有关建立“无核世界”、阿富汗反恐以及全球反导系统部署等重大对外战略的落实。为此,奥巴马将对伊朗的政策调整摆在重要位置,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主动向伊朗“示好”,力争美伊关系有所突破。

一、奥巴马正式启动对伊朗的“新外交”

奥巴马在竞选期间就表示愿与伊朗进行无前提条件的谈判。自入主白宫以来,他更频频向德黑兰伸出“橄榄枝”。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在总统就职典礼上重申要与伊朗进行直接对话。3月20日,在伊朗新年之际,奥巴马又以“新年新开端”为主题,通过视频直接向伊朗喊话,再次表达与伊朗改善关系的愿望。此举在国际上引起较大反响,标志奥巴马政府对伊朗“新外交”正式启动。从他的讲话中可以得出三点:一是美国愿与伊朗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对话,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美伊分歧,与伊朗建立“建设性关系”^[1];二是暗示美国不谋求推翻伊朗现政权。^[2]奥巴马在讲话中首次提到伊朗的历史文明,承认伊朗在世界上有一定地位;三是弱化美伊的敌对关系。奥巴马在讲话中特意引用了13世纪波斯著名诗人萨迪的名句“亚当子孙是一体”,此言被解读为“美伊是兄弟”。奥巴马上任后,美国对伊朗的外交攻势逐步展开。

首先，奥巴马政府扩大与伊朗接触的渠道和层级。一是双边直接接触。近期，美国和伊朗的外交官分别在各自驻黎巴嫩使馆内进行了至少两次秘密会晤^[3]；二是利用北约作平台。2009年3月26日，北约负责政治事务和安全政策的秘书长助理马丁·埃德曼与伊朗外交官进行了30年来的首次“非正式接触”；三是以区域和国际会议为契机。3月27日，美国助理国务卿帮办帕特里克·穆恩与伊朗副外长迈赫迪·阿洪扎德在俄罗斯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期间，就阿富汗问题举行了首次会谈。据国务卿希拉里称，3月31日，在荷兰召开的阿富汗国际会议期间，美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特使与伊朗副外长进行了“简短而诚挚的交流”；四是4月8日，美政府宣布将全面参与六方与伊朗的核谈判，主动放弃了此前坚持的伊朗必须先停止浓缩铀的前提条件。

其次，奥巴马政府启动“足球外交”和“网络外交”，积极配合对伊政策调整。据报道，伊朗外交部2009年3月底已批准，德黑兰两大足球队赴美参加比赛。^[4]“足球外交”可能成为奥巴马政府打破美伊民间交流的一个突破口。与此同时，奥巴马利用他最擅长的网络工具，将其对伊朗的新年讲话录像直接公布于白宫官方网站，并附有英语和波斯语字幕。录像公布18小时后，浏览次数近15万，并获得1300个好评。^[5]网络曾对奥巴马入主白宫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他又对伊朗展开“网络外交”，其效果被普遍看好。

此外，奥巴马政府还将不断有“新招”出台。据白宫发言人透露，奥巴马政府“已经根据情况制定了另外的方案”。如“为把伊朗拉到谈判桌前，奥巴马准备直接给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写信，同时，准备取消美国外交官与伊朗外交官进行直接对话的禁令”^[6]。

二、奥巴马调整对伊朗政策的战略考虑

首先，美伊关系恶化30年来，美国对伊朗的孤立、打压、弱化、乃至推翻现政权的政策均未明显奏效，美国急需调整对伊朗政策。

一是对伊朗的各种制裁措施均未达到预期目标。这其中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单边制裁、自1995年开始的“达马托法”制裁，以及从2006年底美国推动安理会通过的联合国1737号、1747号、1803号三个制裁决议。制裁的范围涉及政治、外交、贸易、军事、核技术和金融等广泛领域。但30年过去了，伊朗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不降反升；

二是美国谋求“由内部攻破堡垒”的努力付之东流。多年来，美国不断为伊朗的反政府组织提供政治和资金等支持，积极策划由内部颠覆伊朗现政权。为此，美国不惜利用伊朗最大的反政府势力“人民圣战者组织”这个早就被美国列入恐怖主义黑名单的武装组织。2000年以来，该组织多次使用迫击炮袭击伊朗军政设施，甚至在德黑兰进行破坏活动，仅2001年一年就在伊朗境内制造了195起袭击和爆炸事件。但并未动摇伊朗现政权的统治基础；

三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孤立伊朗的政策收效甚微。伊拉克战后，中东什叶派的崛起使伊朗这个最大的什叶派国家获得了更大的外交空间。伊朗乘机与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等结成中东反美激进阵线，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赢得众多支持。在此背景下，海湾阿拉伯国家、埃及、土耳其等先后与伊朗恢复和改善关系，进一步增强了伊朗在大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使伊朗孤立处境明显改善；

四是在伊核问题上，美国的打压政策和联合国的制裁未能迫使伊朗弃核，相反，伊朗的核发展进程不断加速。自2006年1月，伊朗恢复中止两年多的核燃料研究后，4月11日就公开宣布已成功生产出纯度为3.5%的低纯度浓缩铀，并声称将加入国际核技术俱乐部。在联合国通过制裁

决议后，伊朗仍坚持扩大用于制造浓缩铀的离心机安装规模，迅速从几百台增至数千台。2009年2月，伊朗成功利用自制火箭发射首颗卫星后，宣布在未来5年内将离心机数量增至5万台。^[7]西方专家认为，伊朗不但谋求发展核武，而且运载能力也不断提升。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美国对伊朗长达数十年的打压和制裁政策基本无效，对美国来说，进行与时俱进的政策调整已成当务之急。因此，无论由谁来接替布什执政，对伊朗政策的调整都不可避免。区别在于进行何种调整，是改变思路，以接触对话寻找契机，还是继续加大打压力度，甚至动用武力。很显然，奥巴马选择了前者，他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

其次，改善与伊朗的关系，有助于美国走出在中东的战略困境，盘活整个外交大棋局。布什执政8年，美国不但在外交上陷入空前困境，国内经济也陷入二战以来最深刻的危机，可谓内忧外困，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面临严峻挑战。在大中东地区，奥巴马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新政府在伊拉克撤军、巴以和平进程、阿富汗反恐、黎巴嫩稳定、伊朗核问题以及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矛盾等热点和难点问题上均一筹莫展，无一有妥善和成熟的解决方式。而这些问题直接关系美国大中东战略甚至全球战略的成败。因此，奥巴马政府不得不重新评估伊朗的战略价值，促使其班底成员认清“美国需要伊朗”的客观现实：

一是在伊拉克问题上，奥巴马上任后已公开宣布了美国的撤军时间表。伊朗作为伊拉克最重要的邻国，不但与伊拉克什叶派主流派别西斯塔尼等势力关系密切，同时还是伊拉克北部“库尔德爱国联盟”（库尔德人两大组织之一）的重要支持者。现任总统塔拉巴尼上任后曾4次访问伊朗，将伊朗视为除西方国家外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依靠力量。因此，美国撤军后，伊朗对伊拉克的稳定与重建至关重要；

二是在阿富汗问题上，伊朗因与阿富汗有较长的边界线，加上历史、宗教和语言上的密切联系，一直在阿富汗保持重要影响力，迄今，仍有350万阿富汗难民滞留在伊朗境内。因伊朗政府与塔利班素来不和，在阿富汗战争中，伊朗曾为美国推翻塔利班政权提供过积极支持。如今，美国将反恐战场移至阿富汗，欲集中力量清剿“基地”和塔利班极端势力，要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伊朗的密切配合；

三是在巴以问题上，伊朗是中东地区唯一仍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国家，这一立场在中东地区虽不是主流，但在民间却很有市场，伊朗被中东激进势力视为反美旗手而受到追捧。特别是伊朗长期支持巴勒斯坦激进势力哈马斯，成为西方国家压哈马斯转变政治立场和行为方式的主要障碍之一。未来美国要推动巴以和谈，建立巴勒斯坦国则需要消除来自伊朗的负面影响；

四是在黎巴嫩问题上，伊朗是黎国内最大的武装组织真主党的“后台老板”，由于真主党的什叶派属性，伊朗一直将真主党作为“嫡系”，长期为其提供巨额资金支持和大量武器装备，并派有约100名顾问负责其军事训练。因此，要维持黎巴嫩的稳定局面，伊朗的作用不容忽视；

五是伊朗核问题是影响美伊关系的最大障碍。如果美伊不能就核问题达成某种妥协，在其他问题上的合作也将会受到制约。

此外，美伊关系的改善还直接关系到奥巴马致力于化解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矛盾、改善美国不良形象的政策目标的实现。

三、奥巴马“新外交”可能将美伊关系带入一个新阶段

综上所述，由于美国需要伊朗，奥巴马政府不断对伊朗“示好”，推出以接触和谈判为主的

“新外交”，这与布什政府的强硬对抗政策明显不同。在奥巴马的努力下，美伊关系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美伊将就一些具体问题展开新一轮的讨价还价。未来，不排除美伊在一些具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开展一定程度的合作：

首先，在美伊之间，伊朗也需要与美国改善关系。由于与超级大国美国交恶，伊朗长期遭受国际制裁，外交活动受限，地区和国际处境一直不佳。许多国家因忌惮美国的压力而不敢与伊朗开展正常的国家间合作。在此环境下，伊朗虽为世界第二大油气大国，但经济发展缓慢，多年来人民生活水平几乎没有提高，连续两届政府均因在经济领域无建树而广受指责。在当前金融危机冲击下，伊朗国内经济雪上加霜。2008财年，伊朗的石油收入估计约为780亿美元，较上年减少了120亿美元。据有关部门预测，如果国际金融危机延续到2009年底，伊朗的石油收入将锐减至300亿美元。伊朗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为31%，同时政府预算赤字达到440亿美元。伊朗央行行长马哈茂德·巴赫马尼估计，伊朗的坏账总额已达到380亿美元。^[8]2008年伊朗的经济增长率下降至6%，而2009年将降至3.5%。^[9]目前，伊朗国内通胀持续高涨，失业率居高不下。因此，无论从内部经济发展还是改善外部生存环境考虑，伊朗都不应拒绝与美国改善关系。

其次，美伊双方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大中东地区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上存在不少利益切合点。如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急于稳定伊拉克局势，以便使美国十几万大军尽快脱身，减轻美国面临的政治和财政压力，盘活大中东战略棋局。而伊朗也希望已经夺得政治主导权的伊拉克什叶派能够尽快稳定国内局势，坐稳江山，与伊朗联袂巩固和拓展什叶派在大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这无疑将提升伊朗自身的大国地位、成就其争做地区大国的梦想。因此，作为最重要的邻国，伊朗并不希望伊拉克分裂和持续动乱。在阿富汗问题上，伊朗与美国一样，都希望有效遏制塔利班的势力扩张。对伊朗来说，阿富汗局势直接关系到伊朗的安全保障。^[10]阿富汗实现政治稳定有助于解决滞留在伊朗的大批阿富汗难民问题，以及边界安全和毒品走私等长期困扰伊朗政府的难题。^[11]在反恐问题上，伊朗作为伊斯兰什叶派国家一直被逊尼派极端势力视为“异端”。伊朗与“基地”等组织不但无直接联系，而且由于教派矛盾，双方一直互为敌手。“基地”和塔利班可以说是美伊共同的敌人^[12]，在上述问题上美伊并无利益冲突。因此，美伊双方开展合作是有基础的。

再次，在布什任内后期，美伊之间其实已开始直接接触。准确地说，美国对伊朗政策的调整始于布什任期的最后一年。自2008年5月起，美伊就开始进行大使级接触。6月，美国曾公开宣布要在伊朗开设利益代表处。7月，布什政府曾派国务院三号人物、副国务卿伯恩斯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伊核5+1会议，实现了美伊高层的首次直接接触，舆论称之为“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意义最重大的外交接触”。除此之外，美伊双方一直保持着私下的秘密沟通渠道，美伊民间交流也一直未停止，2008年美国一些团体邀请伊艺术家代表团、伊灾难救援队、伊乒乓球和篮球队等访美。伊朗也做出积极回应，邀请美国摔跤队、大学校长代表团访伊。在此基础上，奥巴马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拉拢力度，不排除美伊双方在进一步加大接触和对话的基础上开展有限的合作。总体看，“有进展，难突破”将成为美伊关系未来一段时期的基本态势。

四、美伊关系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善

美伊积怨太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且奥巴马对伊朗的政策调整更多是策略变化，并无实质性改变。美伊矛盾的长期性、复杂性、连带性和结构性特征，决定了其短期内不可能发生质的突变。

第一，奥巴马大幅调整对伊朗政策主要为形势所迫，目前仍是一种试探性举措。奥巴马主动对伊朗释放善意、愿同伊“直接对话”，看上去的确有别于“布什主义”。但他对伊朗的基本看法并没有真正改变。上任之初，在讲话中，他仍将伊朗视为“最大挑战之一”，他指责伊朗通过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输出恐怖主义和非法发展核武器，强调这是“不可接受的，必须停止”。^[13]同时奥巴马希望伊朗放弃其铀浓缩活动，这与布什政府没什么区别，只是选择的路径不同，奥巴马希望在处理关键问题之前，先与伊朗改善关系。在他对伊朗发表的新年讲话中，仍隐晦地指出，伊朗的国际地位要靠自身的文明与和平精神，而不是靠暴力和恐怖手段，潜台词仍将伊朗与恐怖主义相提并论。据透露，中东问题资深外交官丹尼斯·罗斯正是在奥巴马授意下负责制订“更大的胡萝卜加更大的棍棒”的对伊战略。^[14]此外，奥巴马班子的重要成员虽高喊“接触与对话”，内心深处却对奥巴马的政策充满疑虑。美国副总统拜登2009年3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阐述美国外交政策时称，“美国正在检讨对伊朗政策，愿意与伊朗进行对话”，但同时强调，伊朗要“放弃核野心及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否则将遭到持续的压力和孤立”。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担心奥巴马的柔性政策未必成功。2009年3月访问中东期间，她在与阿联酋外长阿勒纳哈扬会谈后公开表示，美国采取的方法能否让伊朗收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并通过转述一些中东国家领导人担忧伊朗的威胁来表达她本人的看法。^[15]美国务院高级官员称，尽管美国认真推行外交接触政策，但同时也已开始为该政策失败进行谋划，即也许要继续对伊朗施加外交和经济压力。此外，奥巴马上任后并未停止对伊朗的制裁，2009年3月3日，美国财政部宣布，由于伊朗国民银行资助本国政府推行核计划及导弹研发计划，11家与之存在业务联系的伊朗公司将受到美国的制裁。此后，奥巴马又依照惯例，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续延了一年，同时重申伊朗仍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第二，伊朗核问题是美伊改善关系的主要障碍，在目前条件下，仍看不到解决前景。在美国国内，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坚决反对伊朗掌握核开发技术，尤其担心伊朗借机发展核武器。如果不出意外，2009年9月，伊朗的第一座核电站将正式投入使用，此后伊朗还将按计划建设约10个新的核电站。伊朗已掌握核燃料生产技术，具备独立生产低度浓缩铀的能力，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美国至今不愿正视这一现实，仍继续在伊朗是否停止浓缩铀问题上纠缠。很显然，美国并没有作好接受一个掌握核技术、甚至处于“核门槛”伊朗的思想和物质准备。

事实上，要伊朗停止浓缩铀生产几乎已不可能。自2003年以来，伊朗顶住外部强大压力，终于走出了一条独立生产浓缩铀的路子，这不但极大鼓舞了伊朗国民的士气和自信心，而且被伊朗视为民族尊严和主权的象征，以及未来实现民族国家自强和自保的重要保证，因此，在核开发问题上，伊朗不可能退回到原点。2009年4月12日伊朗议长拉里贾尼表示，有关国家应该接受伊朗已是核国家的事实，伊朗在核问题上有“不可剥夺的权利”^[16]。另外，在当前形势下，伊朗虽面临联合国制裁等国际压力，但仍有较大的外交回旋余地。一是美国有求于伊朗的一面增大，在大中东地区许多重大问题上，伊朗都有资本与美国计价还价。在美伊之间，美国更需要伊朗；二是在诸大国中，中、俄等仍反对加大制裁和动用武力，伊朗与中国的油气合作、与俄罗斯的核能合作以及与欧盟一些国家的贸易和能源合作都可成为伊朗的外交筹码；三是伊朗看准了奥巴马政府严重受制于国内外危机，短期内不可能对伊朗动武，而这恰恰为伊朗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因此，伊朗当前的政策重点是“谋进而非求退”。未来伊核问题的发展趋向，应该是在国际社会承认伊朗核发展现实的基础上，寻找更为科学、严格的监管和控制措施，防范伊朗走上核武器发展道路。美国的关注重点也应相应调整，这才是比较现实的选择。

第三，伊朗不可能放弃对反美激进势力的支持。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等反

美、反以势力既是一种支持与被支持的关系，其实在战略上也互有需求。它们奉行的反美、反以政治主张在大中东地区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这不但是伊朗强大的外交资源和与美讨价还价的资本，同时也是这些组织的立足和生存之本。因此，伊朗不可能彻底放弃和改变与这些组织的特殊关系，而这些组织也难以改弦更张。

第四，美伊缺乏基本互信，双边关系短期不可能有重大突破。一方面，美国人对伊朗缺乏起码的信任，在许多美国人眼中，伊朗就是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代名词，这与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分歧不同，它所产生的冲击和刺激可左右人的感情和理智。在全球范围内，只要来自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暴力和恐怖威胁不明显消除，美国人对伊朗的看法就很难根本改变。

尽管奥巴马政府努力想缓和与伊朗的关系，但在美国国内，包括高层和智库中持怀疑态度的大有人在。2009年3月15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否认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问题上有分歧，他说：“美国未来进行重大的地面战的几率不大，但如果我们进行另一场战争将主要依靠我们的空军和海军。”^[17]这显然有针对伊朗之意。美国智库“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最近发表的报告，建议美国对伊朗加强外交攻势的同时还要强调军事威慑，甚至包括核威慑。在众多美国人心目中，伊朗只是一个“可用”而非“可交”的激进国家。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一家美国的智囊机构正在考虑和研究如何与伊朗这个伊斯兰政权的和平共处问题。它们关注的重点仍是如何遏制、改造，最好是更迭伊朗现政权，使其服务于美国的中东和全球战略。这充分说明，美国对伊朗的认识并未根本改变，美国上下都不曾设想过要与伊朗这个伊斯兰政权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为了防止外界对与伊朗接触政策报有过高期望，奥巴马已公开表示，“不能指望美伊双边关系在一夜之间改变”，^[18]同时强调“坚持哲学”。因此，在伊朗政权性质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很难设想美伊关系会发生质变。

另一方面，伊朗对美国则更不信任。虽然伊朗也希望通过缓和与美紧张关系，彻底改善伊朗的孤立处境，争取更为宽松的国际发展环境。但伊朗人对美国已不抱奢望。在里根和克林顿时期，伊朗与美国有过多次密切接触与合作，但均未使双边关系得到改善。“9·11”事件后，伊朗曾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反恐合作等领域主动为美国提供过支持与协助，但事后均被美国迅速抛弃。因此，伊朗人不再相信美国。奥巴马赢得大选后，伊朗曾产生过一线希望，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逐渐认识到，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奥巴马对伊朗的政策与其前任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美国新政府看重的是伊朗的利用价值。因此，伊朗对奥巴马的和解喊话和外交举措反映谨慎低调，最高领袖等高层领导人反复强调不但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这从伊朗副外长迈赫迪·阿洪扎德公开否认美国务卿希拉里关于美伊在海牙阿富汗国际会议期间进行了“诚恳交流”的说法中也可窥见一斑。^[19]虽然伊朗国内确有一批亲西方势力，但反美主义几乎成为伊朗对外政策的基调，且伊朗最高权力机构主要由保守派把持，加上保守派在核问题以及外交领域取得的政绩更进一步增强了其影响力。在2009年6月伊朗即将举行的大选争夺战中，保守派仍呈强势。在此情况下，美伊关系很难有重大突破。近日访问伊朗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也公开称，奥巴马难以摆脱“帝国”总统的使命，他对美伊改善关系的前景也不乐观。

[参考文献]

[1] 奥巴马说美国寻求与伊朗建立“建设性”关系[EB/OL]. [2009-09-20].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3/20/content_11043431.htm.

[2] “示好”或解冻两国关系[EB/OL]. [2008-03-20]. 法国《世界报》网站文章.

- [3] 美伊关系：微妙的变化[N].旗帜报(黎巴嫩), 2009-03-24.
- [4] 伊朗组织足球队赴美参赛 展开“足球外交”示好[N].广州日报, 2009-03-26.
- [5] 美对伊展开“网络外交”[N].参考消息, 2008-3-20.
- [6] 美国将有具体行动改善与伊朗关系[N].纽约时报, 2009-03-21.
- [7] 伊核问题又添敏感点[N].人民日报, 2009-03-18.
- [8] 迈赫迪·哈拉吉.对权力徒劳无功的寻求[N].卫报(英国), 2009-03-17.
- [9] 梁有昶,车玲.伊朗经济面临“滞胀”风险[EB/OL]. [2009-03-28].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3/25/content_11070619.htm.
- [10] 久保健一.伊朗研究参加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N].读卖新闻(日本), 2009-03-10.
- [11] 美、俄、伊朗中亚斗法 谁都不敢闹得太僵[N].文汇报(香港), 2009-03-25.
- [12] 美伊也有共同利益[N].参考消息, 2009-03-20.
- [13] 佩佩·埃斯科瓦尔.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不信任之墙[N].香港亚洲时报, 2009-02-12.
- [14] 戴维·E·桑格,威廉·J·布罗德.盟国的时钟快慢不一[N].纽约时报, 2009-03-15.
- [15] 迈克尔·格尔森.在伊朗问题上亮起刹车灯[N].华盛顿邮报, 2009-03-18.
- [16] 梁有昶,车玲.伊朗说核问题谈判应注重其“不可剥夺的权利”[EB/OL]. [2009-04-28].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4/12/content_11173265.htm.
- [17] 美军将在波斯湾加强海空军力 暗示打击伊朗[EB/OL]. [2009-03-28].
<http://mil.huanqiu.com/world/2009-03/406960.html>.
- [18] 奥巴马称不指望美伊关系能在一夜之间扭转[EB/OL]. [2009-03-25].
<http://www.chinanews.com.cn/gj/zd/news/2009/03-25/1617577.shtml>.
- [19] 美伊海牙会谈之迷[EB/OL]. [2009-04-01].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

The Adjustment of U.S. Iranian Policy in Obama Administration's Middle East Strategy

LI Rong

Abstract Since Barack Obama took position of new American President on Jan 20th, 2009, in order to break away from the predicamen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consolidate American leadership,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adjusted the U.S. Iranian Policy from former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Because the suppressing policy over Iran cannot receive good effects,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prefers to use diplomatic method to solve the Iranian Issue. However, because of the restriction factors, the Iranian Policy of Obama Administration is in the position of “getting progress but hardly breakthrough”. This essay will make analysis of the adjustment of Iranian Policy in Obama Administration's Middle East Strategy.

Key Words Obama Administration; Middle East Strategy; Iranian Policy; U.S. Middle East Policy; Iranian Nuclear Issue

(责任编辑: 杨 阳)